

中国民间文艺学年鉴

2004年卷

名誉主编 冯骥才
主编 刘守华 白庚胜

中国民间文艺学年鉴

2004年卷

名誉主编 冯骥才
主编 刘守华 白庚胜
副主编 陈建宪 向云驹
吕微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民间文艺学年鉴·2004 年卷/刘守华、白庚胜 主编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2

ISBN 7-5622-3088-9/I · 230

I . 中… II . ①刘… ②白… III . 民间文学—中国—2004—年鉴 IV . 1207.7-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8730 号

中国民间文艺学年鉴·2004 年卷

主编:刘守华 白庚胜

责任编辑:程继松

责任校对:章光琼

封面设计:罗明波

编辑室:文字编辑室

电话:(027)67863220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04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up.com.cn>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经销: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姜勇华

字数:680 千字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28

版次: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定价:65.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主编寄语

刘守华

举世瞩目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自2003年启动后，在紧锣密鼓声中跨进2004年。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本年8月通过我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这样，不仅使我们原来保护工程的范围得到扩展，而且增强了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实施力度。这一年，文化部为探索与积累经验，还在全国部署了3个综合试点和36个单项试点。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也举办了抢救、保护和开发民间文化遗产的县（市）长论坛以及一系列专业性考察和学术研讨会，积极推进这一工程。就整体情况而言，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长远规划，分步实施；明确职责，形成合力”的态势，使我国的民间文化事业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蓬勃兴旺时期。

民间文艺学的各个领域都较为活跃，并显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关于民间文艺学的基本理论研究，这些年一直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2004年也不例外。但我们已经欣喜地看到，许多学人在对现有理论范式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已开始了一些新的探索，如对“民间文学”本体的再认识，对“民间文化传承场”的揭示，对民间文学口头和书面文本特质的透析等。看来这一趋势会越来越受到学人的关注。

神话研究这几年一直显得比较热闹，本年内刊出论文达200余篇，数量上居于领先地位，但泛泛而论者多，除有几位学人研究《山海经》中的神话显出新意之外，既很少有人对我国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神话进行新的发掘评说，也没有人就神话学基本理论作深入探讨。最值得注意的是对中国现代神话学研究成果进行反思的一组文章，有关作者对一些早期学人以西方人类学来研究中国神话的某些结论提出质疑，如认为“图腾理论在现代学术的运用上，还有很大的思考空间，如果只是全然排斥或全盘接受，都应该是比较偏执而不客观的态度”。相关文章所涉及的具体问题应允许争议，但强调引进西方学理应切实注意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特点相融合，努力使外来学说本土化，这个问题即使在今天也是应该认真努力解决的。这方面的反思，正昭示出中国学术之走向成熟。

本年度的史诗研究，主要成果仍表现在对三大英雄史诗特别是对《格萨尔》的历史文化特质和演唱形式等等的深入探讨上。特别引人注目的论文是巴莫曲布嫫就彝族史诗《勒俄特依》的搜集整理即文本制作过程的评说，她把这称作“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之批评”。所谓“格式化”即在史诗制作文本化过程中，由于出现了以参与者主观价值评判和解析观照为主导倾向的文本制作格式，使民间真实的、鲜活的口头文学传统发生了种种偏离本土口头传统的偏颇。可贵的是，本文还在对“格式化”的批评与反思中，引入“叙事语境——演述场域”的新视角，认为史诗的采录与研究应达到“五个在场”，意在探索一条正确处理史诗文本及文本背后的史诗传统信息的田野研究之路。中国各民

族史诗艺术十分发达，史诗的发掘、文本化和研究评论，多年成为民间文学的重点与亮点。巴莫曲布嫫的论文理所当然地受到众多学人的关注。本文所谓的“格式化”，是从史诗学学术史清理中提出来的；用众多民间文艺科学或人类学等等的标准来衡量以往的成果，发现其失误之处以启示来者，于学术的发展自然是有益的。但怎样以公正的科学眼光对待上世纪的相关成果，怎样富有创造性地将外来学理与方法本土化，还留有广大的探索空间。

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的研究初看起来似乎不及神话研究那么热闹，平静中实有突破，其中传说学的进展尤为引人注目。纳饮关于村落传说研究的博士论文《口头叙事与村落传统——公主传说马珠腊沁村信仰民俗研究》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作者将艰苦的田野调查和深入发掘民族史志文献密切结合起来，“力图重现300年来口头叙事与村落信仰民俗传统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民俗文化运作过程，勾勒出村落民俗信仰民俗史，重构村民的信仰民俗生活与心灵世界”，不论是成果的厚实程度和学科交叉的方法运用都有其独到的成就。此外，吴光正关于八仙传说的研究，系统地清理吸收前人成果，深入探求其中国文化特色，也较为引人注目。故事学方面，有关佛经故事的研究，不仅开拓出新的领域，还就中国故事因吸收印度佛教文化影响而发生历史演变这方面清理出更多线索。一些故事类型的个案研究，因材料探求更丰富和多学科方法的交叉运用，获得的成果也有明显进步。如蔡春华以博士论文为基础而写成的《中日文学中的蛇形象》，它在切入论题时，不仅将中日两国流行的蛇郎、蛇女故事，以及作家据以改编、创作的相关作品进行综合评析，还交叉运用民间文艺学、文化人类学、文艺美学、比较文学诸多学科的视角进行审视，从而概括出更多丰富而隐秘的象征内涵，给予读者以新的启示。在中国留学的日本西村真次叶女士，以幻想故事的体裁特征作为其硕士论文选题；作者从体裁论入手，广泛探求材料，就其叙事艺术特征进行细致深入评说，取得的成就令人称道。上述民间故事论题，就论题本身而论似乎并不新颖，而作者却在吸取已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从更宽广更深入的学术境界上进行新的开拓，因而对学术发展有所推进。

这几年来，在抢救和保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热浪的有力推动下，民间艺术各个门类，不论是发掘、整理还是开发研究，均呈现出十分热烈的景象。《中国民间文学年鉴》中选载了最具代表性的几篇论文；由于这个学术领域的宽广无际，我们的选编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处。这些文章引领我们步入中国多民族构造的艺术殿堂，获得赏心悦目的享受。

在这组文章中，尹虎彬关于河北后土宝卷的研究论文特别值得注意，它研究的对象虽是后土宝卷，却有意识超越宝卷文本，将宝卷和民间现实信仰，包括表演者、表演场合、表演过程以及社会生活、相关民间组织等等综合起来进行考察，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基于作者的如下认识：“文化是一个整体系统，而文本的功能只有通过这个系统的整体结构才能真正的认识。”这样，本文的意义就不只是有助于人们认识河北后土宝卷，还能在方法论上给人以有益启示了。

在这里，我们也说一说歌谣研究情况。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就是从采录和研究歌谣开始的，歌谣研究多年来受到学人的关注。但是近年来这个领域越来越显得冷清，在本《中国民间文学年鉴》所占分量也越来越轻。仔细想来，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

似乎并不在歌谣本身，而是我们过去的研究多停留在歌谣文本上；而在民间文化中，民歌是供人们演唱的，各类歌曲的演唱当今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如火如荼，各个民族和地方有特色的民歌也深受民众喜爱而响彻云天，成为民间艺术园地中的鲜艳花朵。这样，按过去的歌谣学框架来研究它们就显得浮泛失色；可是把民歌纳入民间音乐和民间表演艺术范畴之内来研究评说就有做不完的文章了。我们选编的几篇论文，如覃慧宁对当今山歌传承与传播机制的研究，阎天灵对西北民歌圈与“走西口”习俗关系的研究，余霞对土家族“哭嫁歌”中女性主体心理的分析等，它们的论题与方法都有着超越歌谣文本，对民歌演唱艺术进行多维探讨的特色，给人以新的启示，值得我们珍视。

审视近几年的民间文艺学研究成果，我们高兴地看到，由于在全国高校文科中，新增了一批民俗学、民间文学的硕士点与博士点，而且招收研究生的数量逐年有所扩充，这些研究生大步迈向民间文艺学园地，便使得这个学术园地的景象为之焕然一新。我们所见到的多篇材料鲜活、见地新颖的民间文学研究文章，就出自这批新人的硕士或博士学位论文。在老一代学人的培育和率领下，他们正以强劲势头推进中国民间文艺学，这使我们不能不万分欣喜。

2006年4月10日

目 录

主编寄语 刘守华 (1)

第一编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题

田野呼唤理论——《民间文化论坛》刊首语	冯骥才 (3)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保护”的由来和发展	乌丙安 (5)
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整体性原则	刘魁立 (14)
论“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概念与范畴	向云驹 (25)
民间文化与文化主权 ——2004年4月17日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学院的演讲	白庚胜 (32)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41)

第二编 总 论

一 论文选载

民间文学的再认识	万建中 (47)
反思民俗学、民间文学的学术伦理	吕 微 (54)
略论民间文学研究中的几个关系——“走向田野，回归文本”再思考	陈建宪 (62)
表演理论与民间叙事研究	杨利慧 (72)
北大歌谣研究会与启蒙运动	刘锡诚 (84)

二 论文摘要

论民间文化传承场 [张福三] (92) 从书面范式到口头范式：论民间文艺学的范式转换与学科独立 [刘宗迪] (93) 文化的多样性与少数民族艺术遗产保护 [贾作光] (96) 一位美籍华人学者的中国民间文学情结——追忆丁乃通教授 [刘守华] (97)	
--	--

第三编 神话研究

一 研究概述

2004年中国神话研究概述	李丽丹 (101)
---------------------	-----------

二 论文选载

- 图腾与中国神话研究的迷思 钟宗宪 (113)
图腾：古代神话还是现代神话？ 曲 风 (119)
神仙思想的起源和变迁 吴天明 (133)
蒙古、突厥语民族狼鹿神话传说
——“蒙古先民以‘鹿’为图腾，‘狼’是突厥人的图腾”说质疑
..... 那木吉拉 (143)
西王母神话的本土渊源 刘宗迪 (152)
神怪内容对于《山海经》评价的影响
——从文化背景谈《山海经》学史上的一个问题 陈连山 (164)
勒内·吉拉尔对俄狄浦斯神话的新解 冯寿农 (169)

三 论文摘要

- 南方民族盘古神话的新发现 [过 伟] (175) 三星堆青铜直目人面像的历史文化意义研究 [黄永林] (175) 蛇：参与神灵形象整合的活性因子——珥蛇、操蛇、践蛇之神的文化底蕴 [李炳海] (176) 月亮神话中蛙兔之变动因考 [张剑] (177) 中国古代早期工匠神话解析 [郑瑞侠] (178) 台湾原住民与大陆东夷太阳神话之比较 [刘敬源] (178) 时空之钥——《山海经》的神秘数字探悉 (上、下) [邱宜文] (179)

第四编 史诗研究

一 研究概述

- 2004 年史诗研究概述 桑 俊 (183)

二 论文选载

- 叙事语境与演述场域——以诺苏彝族的口头论辩和史诗传统为例
..... (彝族) 巴莫曲布嫫 (190)

- 哈萨克英雄史诗《阿勒帕梅斯》与蒙古英雄史诗的比较研究
..... (蒙古族) 乌日古木勒 (202)

- 高不可及的伟大诗人和人民艺术家——论《格萨尔》说唱艺人 王兴先 (208)
玛纳斯奇的萨满“面孔” (柯尔克孜族) 阿地里·居玛吐尔地 (212)

三 论文摘要

- 《格萨尔》与康巴文化精神 [石 硕] (221) 试论《格萨尔》中的伦理思想与格萨尔理想人格 [熊坤新] (222) 佛教文化对《江格尔》的影响 [李 建、朱 凌] (223) 试论蒙古英雄史诗研究的现实意义 [贾晞儒] (223) 现代人的神话和象征——从瑶族史诗《密洛陀》到蓝怀昌的《波努河》 [伍 君] (224)
早期章回小说中的英雄史诗因素 [李舜华] (225)

第五编 民间传说·民间故事研究

一 研究概述

2004年民间传说与民间故事研究概述 肖志刚 王雨露 (229)

二 论文选载

从传说到底层：一个蒙古村落民间叙事传统的文化运行

——以珠腊沁村公主传说为个案 (蒙古族) 纳钦 (235)

从吕洞宾戏白牡丹传说看宗教圣者传说的建构及其流变 吴光正 (252)

西藏史籍中木雅王占卜传说的汉族故事原型 钟焰 (261)

虚构与真实——民间传说、历史记忆与社会史“知识考古” 户华为 (266)

村落的记忆——马街及周边村落的传说研究 王清 (273)

析“双角王”类型故事的母题演变 (维吾尔族) 热依汗·卡德尔 (281)

关于民间故事类型学的一些思考 刘守华 (286)

满族民间叙事中的生态思维与哲学意蕴——满族三老人故事解读

..... 江帆 (295)

略论剑川木匠故事中的木匠形象 杨晓勤 (302)

禅宗公案与民间故事 金荣华 (309)

一个故事家的记忆与想象——孙家香和她的故事 刘晓春 (315)

三 论文摘要

传说建构与村落记忆 [万建中] (321) 刘秀传说的信仰根基 [尹虎彬]

(322) 论典籍、诗文与传说的交错互动——以浙江金华的黄大仙为例 [陈华文]

(322) 论古籍、碑刻记载中的悦城龙母传说 [蒋明智] (323) 神话和传说：

小说虚构中族群文化的隐显——读阿来的《尘埃落定》 [孔占芳] (324) 中国民间

幻想故事中“魔物”话语的文化解读 [万建中] (325) 《生经》故事的持久

魅力——佛经故事札记之一 [刘守华] (326) 近20年中国民间故事叙事性研究

的探索与缺失 [毛洪文、孙正国] (327) 中国螺女型故事与仙妻情结研究 [郑

土有] (328)

第六编 民间歌谣及叙事长诗研究

一 研究概述

2004年民间歌谣研究概述 徐金龙 欧阳梦 (333)

二 论文选载

大众传媒背景下山歌的传承与传播机制——以广西宜州市为例 覃慧宁 (336)

方言与民歌刍议 徐平 (344)

鄂西土家族哭嫁歌的主体心理分析 余霞 (349)

三 论文摘要

口传文学的编创律则——以“调山歌”为例 [郑土有] (356) “走西口”与晋陕内蒙古毗连带民歌圈的生成 [闫天灵] (357)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歌谣风议与官民互动 [李传军] (358) 明代娼妓和民歌关系论略 [周玉波] (359) 山曲、爬山调和信天游的共性研究 [李雄飞] (360)

第七编 民间艺术研究

一 研究概述

2004年民间艺术研究概述 张晓舒 (363)

二 论文选载

我国南方民间剪纸的文化生态环境 何红一 (369)

关注现实，以无形遗产申报推动本土文化的传承发展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剪纸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 乔晓光 (378)

河北民间表演宝卷与仪式语境研究 尹虎彬 (385)

“玛尼”：藏族民间石刻文化 康·格桑益希 (395)

三 论文摘要

人类文化的多元未来——以少数民族剪纸为例 [邢 莉] (399) 从乡俗礼仪到民间艺术——当代山东商河鼓子秧歌文化功能的变迁与传承 [刘晓真] (400)

略论云南傩舞及其文化功能 [李福军] (401) 佛教与戏曲表演身段 [康保成] (402) 穿行于本元的时空——民间美术的文化意涵探议 [陈 伟] (403)

第八编 动态与信息

2004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大事记 (407)

2004年中国民间文艺学研究论文目录 (414)

西北民族大学民俗学专业研究生学位论文题目一览表 (434)

台湾部分大学硕士、博士毕业论文 (435)

博士论文 (436)

专著 (437)

编后记 (439)

第一编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题

田野呼唤理论

——《民间文化论坛》刊首语

冯骥才

本期文稿即将付梓，我心中的情感忽然变得复杂起来。

此刻，清晰记得两年半前在北京师范大学开过会，铁梁陪我去北京医院看望住在那里的钟敬文先生。老人穿着医院专用的带蓝色宽条纹的病人服装，上身套一件开襟毛衣，头上扣着一顶小而圆的灰色毛线帽。但他没有一点病容，居然兴致勃勃，满是老斑的脸富于表情。当谈到民间文化及其理论研究时，嗓音里带着激动的震颤。似乎民间文化的病疾比他自己的身体重要得多。那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数月之后钟老竟与我们做阴阳之别了。他说的话，也成了掷在世上沉甸甸而响亮的遗言。

这次谈话中，我一直牢记不忘的是两句话。一是谈到我们正在筹划的“民间文化的普查与抢救”时，他说“不应该让千百代人创造的民间文化和艺术在我们身上断送掉”；还有是谈到关于《民间文化》恢复学术性内容一事时，他说这刊物是“我们的命根子”，一再表示希望这刊物早日恢复。我知道老人对这份我国唯一的民间文化理论研究刊物一直切切关心。我再三说：“您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并告诉他“白庚胜要专门来做恢复刊物这件事”，请他放心。于此，我已经领略到这位大学者的视野、非凡的见识和文化的良心。

他所强调的——对于民间文化抢救之必需和理论之重要，两年多来让我们感受得愈来愈深刻与紧切了。

抢救之必需已经成了大家的共识。那么理论之重要之必需呢？

应该说，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发觉到我们理论的有限、僵硬、弱小和无能为力。我没有夸大问题。我承认我们的一些学者和专家非常优秀。或是在某些领域研究上，或是在某些学术空间的开拓上，他们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并都有极具分量乃至洋洋巨作可以证明。然而，从整体上看，在经济全球化、城市现代化、农村城镇化的猛烈冲击下，已然土崩瓦解的民间文化又卷入了农耕社会迅速消亡的历史大潮而雪上加霜。这时我们的理论就无法应对了。甚至不知道怎样从书斋转向田野。我们的研究对象正在田野里大批死掉，我们却束手无策，甚或依然故我地伏案翻书做学问。民间文化到底是一种学术资料，还是一种有声有色、有情感的文化生命？

于是，我们的理论就显现出一种尴尬与无能，即与当前民间文化普查的脱节。

应该承认，我们的理论已经很难指导、把握和推动正在田野进行的规模宏大的民间文化的普查。也许由于长久以来，我们的视野过多地局限在一些学术的单项里，所谓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也许由于我们把田野作业仅仅视为搜集材料的工作，而将理论研究束之高阁。等到我们需要整体地直面千头万绪、缤纷错综的民间文化时，竟然显得措手不及，连一份系统的民间美术的分类法或成熟的民俗调查的提纲，也拿不出来。

同时，更加捉襟见肘的是学者队伍的薄弱。这在此次民间文化普查中已显示出窘迫与无奈。在许许多多领域中，根本没有研究人员。比如，对于中国千姿百态的古村落，如今跑到那里的大多是建筑学者和摄影家。古村落仅仅属于建筑界吗？它难道不是一个个千差万别的民俗学的活态的研究对象？如今绝大多数地方搞的风情介绍的小册子，已经成为那种为了吸引游客而连编带造的“伪文化”了。再比如我们正在展开的木版年画与剪纸的抢救，有的产地连一名专业水准的研究人员也没有，更甭提专家学者。我在一个产地见到的唯一默默地做调查工作的竟是日本人！

如此的学术力量与能力，怎么能承担得起民间文化界必须面临的历史使命？

上述种种，便是中国民协与学苑出版社合作致力于恢复《民间文化》的纯学术性并改为《民间文化论坛》的真正原故。需要说明的，我们决不只是想恢复一个一般化的理论与研究的园地，而是把它作为推动时代性理论工作的措施之一。这里所说的时代性，应是我们对理论发展与走向的一种特定的强调。

当今民间文化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本质上说，正是由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才空前地显示出民间文化的精神价值。它是人类精神丰富性和相互差异性的直接表现，也是各个民族和地域坚持自己文化个性的依据与根本。时代要求人们重新认识民间文化。同时，也要求我们对农耕时代所创造的文明进行全方位的、整体的、终结式的普查与整理。这便是民间文化研究的时代性和当代性。

在这样的时代要求下，我们现有的学术方式与研究方法必然要承受到强大的挑战。那就看我们能不能把这挑战性的压力变为动力，以激活我们的学术，扩大学者队伍，进而建立根植在九州田野之中的新的学风与学派。

任何时代的学术都有自己的特征。当今我们的学术应当更多地关切民间文化自身更多的血肉与活力。因为只有在这空前规模的文化大普查中，我们才会获得如此广博和新鲜的文化信息，面对如此诱惑与全新的研究课题，并深切地认识到从事这一事业的高贵与责无旁贷。

但这一切都必须从田野开始，从普查开始。

先回到我们民间文化研究之源之本吧。

让田野的清风吹绿吹活我们的论坛吧。

[原载《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3期]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保护”的由来和发展

乌丙安

首先说明，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和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是全球性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保护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概念及其保护工程，不是凭空制造出来的，而是经过了近几十年的现代人类文明发展，通过深刻的反思和科学的总结创建出来的跨世纪的新概念和国际性的新举措。它至少历经了30年岁月，跨越了3个大的里程碑，才有了今天的世界性成就。

一、“世界遗产”保护的提出

第一个里程碑是1972年《世界遗产公约》缔结，提出“世界遗产”概念，启动遗产保护工程。

1972年10月17日至11月21日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7届会议，关注到全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越来越受到破坏的威胁。一方面因年久腐变失修所致，另一方面急剧变化中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使情况更加恶化，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害或破坏。考虑到任何文化或自然遗产的损坏或丢失都会造成全世界遗产枯竭的有害后果，考虑到“国家一级保护”这类遗产的工作并不完善，其主要原因在于这项工作需要大量的投入，而列为保护对象的遗产所在国并不具备充足的经济、科学和技术力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根据规定，下决心通过保护世界遗产和建议有关国家订立国际公约来维护这项重大工程。会议认为：保护这类珍稀且无法替代的遗产，不论它是属于哪国人民的，都具有突出的重要性，因而十分需要作为全人类世界遗产的一部分加以保护。于是作出以下两点考虑：一是考虑到威胁这类遗产的新危险的规模和严重性，整个国际社会有责任通过提供集体性援助来参与保护那些具有突出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这种援助必将对有关国家采取的保护做出有效补充；二是考虑到有必要通过公约形式的新规定，为集体保护具有重大的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有效制度。早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6届会议上曾决定过就此问题制订一项国际公约，于是在1972年11月16日通过了关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条约，叫做《世界遗产公约》。其目的是对具有特殊的世界意义的文化和自然遗产进行识别和保护。它的保护被确立为一种国际共同责任。

1. 世界遗产

“世界遗产”（World heritage）是当今世界文明社会耳熟能详的一个国际术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2年启动的保护世界遗产工程，其主要导因是：20世纪60年代，

埃及在尼罗河上游修建了耗资巨大的现代化工程阿斯旺水坝，水坝建成，世界闻名的两座千年神庙便不复存在。人类用神庙换来了水利效益，却留给子孙后代永远的遗憾。而那些被两次世界大战、地区争端和内乱战火毁灭的古迹，那些被大型工程、城市化进程、房地产和旅游开发所拆除的名胜，更是成为从反面促进这一保护人类遗产工程的巨大动力。

制订《世界遗产公约》的最初宗旨是为了加强世界遗产保护国际间的联系，但是，它却引出了“自然”和“文化”这两个在内涵上相反的概念，那就是世界遗产包括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两个组成部分。承认条约的签字国，必须投入行动保护他们各自的全部民族遗产，并提出建议将他们的一部分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同时他们承认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不附带主权条件，而是作为全球性遗产，其保护由世界的国际大家庭负责。于是使这一部分遗产具备了世界遗产的全世界和全人类遗产的属性。

到现在为止，有将近 700 个世界遗产进入了联合国的名录，还有成千上万个准遗产等待申报批准。但是，国际性的战争冲突、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内乱和民族、宗教纠纷，旅游狂热和毫无节制的城市化运动都是威胁人类遗产的因素。世界遗产公约的一项任务正是动员有关国家的人民对遗产进行维护。今天《世界遗产公约》已经通过了 32 年，然而这项任务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为抢救和保护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2. 文化遗产

《世界遗产公约》规定，属于下列各类内容之一者可列为文化遗产：

文物：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建筑物、雕刻和绘画，具有考古意义的成分或结构的铭文、洞穴、住区及各类文物的综合体；

建筑群：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因其建筑的形式、同一性及其在景观中的地位，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单独或相互联系的建筑群；

遗址：从历史、美学、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人造工程或人与自然的共同杰作以及考古遗址地带。

《公约》还规定，凡提名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项目，必须符合下列一项或几项标准方可获得批准：

(1) 代表一种独特的艺术成就，一种创造性的天才杰作。

(2) 能在一定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对建筑艺术、纪念物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方面的发展产生过大影响。

(3) 能为一种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特的至少是特殊的见证。

(4) 可作为一种建筑或建筑群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示出人类历史上重要阶段。

(5) 可作为传统的人类居住地或使用地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种（或几种）文化，尤其在不可逆转之变化的影响下变得易于损坏，与具特殊普遍意义的事件或现行传统或思想或信仰或文学艺术作品有直接或实质的联系（只有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或该项标准与其它标准一起作用时，此款才能成为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理由）。

3. 自然遗产

《世界遗产公约》规定：凡符合下列规定之一者可列为自然遗产：

(1) 从美学或科学角度看，有突出价值的地质和生物结构或这类结构群组成的自然

面貌。

(2) 从科学或保护角度看，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地质和地理结构及划定的濒危动植物生态区。

(3) 从科学、保护或自然美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天然名胜或明确划定的自然地带。

凡是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自然遗产项目必须符合下列一项或几项标准方可获得批准：

(1) 构成地球演化史中重要阶段突出例证。

(2) 构成进行中的重要地质过程、生物演化过程及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的突出例证。

(3) 独特、稀有或绝妙的自然现象、地貌或具有罕见自然美的地带。

(4) 尚存的珍稀或濒危动植物种的栖息地。

4. 文化景观

文化景观这一概念是 1992 年 12 月在美国圣菲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 16 届会议时提出并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中的。从此，世界遗产便分为：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混合体（即双重遗产，我国的泰山、黄山、峨眉山、乐山大佛属此）和文化景观。文化景观代表《世界遗产公约》第一条所表述的“自然与人类的共同作品”。文化景观的选择依据：它突出的普遍的价值；它明确划定的文化区域的代表性；它体现该区域具有独特文化因素的能力；它体现持久的保持景观的自然价值。保护文化景观有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一般来说，文化景观有以下 3 种类型：

(1) 由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包括出于美学原因建造的园林和公园景观，它们经常（但并不总是）与宗教或其它纪念性建筑物或建筑群有联系。

(2) 有机进化的景观。它产生于最初始的一种社会、经济、行政以及宗教需要，并通过与周围自然环境的相联系或相适应而发展到目前的形式。它又包括两种次类别：一是残遗物（或化石）景观，代表一种过去某段时间已经完结的进化过程，不管是突发的或是渐进的。它们之所以具有突出、普遍价值，还在于显著特点依然体现在实物上。二是持续性景观，它在当今与传统生活方式相联系的社会中，保持一种积极的社会作用，而且其自身演变过程仍在进行之中，同时又展示了历史上演变发展的物证。

(3) 关联性文化景观。这类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以与自然因素、强烈的宗教、艺术文化相联系为特征，而不是以文化物证为特征。

目前，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景观还不多，庐山风景名胜区是我国“世界遗产”中唯一文化景观。此外，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古迹遗址、自然景观一旦受到某种严重威胁，经过世界遗产委员会调查和审议，可列入《处于危险之中的世界遗产名录》，以待采取紧急抢救措施。

5. 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国家保护和国际保护

(1) 缔约国的国家责任。本国领土内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的确定、保护、保存、展出和传承给后代，主要是有关国家的责任。本国将为此目的竭尽全力，最大限度地利用本国资源，必要时利用所能获得的财政、艺术、科学及技术方面的国际援助和合作。